

“去兰卡斯特” 导生制在波士顿的起落

——兼论跨国概念的本土变异

苏福茵，赵 康

摘要：兰卡斯特制作为导生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在19世纪初从英国传入美国。导生制在这一背景下进入美国波士顿，起初被视作姑且采用的外来实验品。由于兰卡斯特本人及其学说在波士顿不受欢迎，当地导生制的推行者发展出淡化兰卡斯特理念的导生制，这反映了“导生制”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多元性。这些教育实践活动虽然被冠以“导生制”的称呼，但是逐渐偏离了兰卡斯特的学说。最终，随着教师专业化潮流的涌进，导生制逐渐在波士顿淡出。对兰卡斯特制与导生制进行辨析，可以启示当代教育者利用外来教育学说时要保持对历史、社会、文化背景敏感。

关键词：导生制；兰卡斯特制；英美教育交流；跨国教育传播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6)02-0113-13

导生制（monitorial system）为近代西方教育史上著名的教学方法，是指由学校教师先指导一部分学生，称之为“导生”（monitor），再安排导生教导其他学生。^①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人约瑟夫·兰卡斯特（Joseph Lancaster）为推行贫儿教育而采用了导生制，他把自己的教学方法予以理论化并大力推广^②，冠名“兰卡斯特制”（Lancasterian system）。同时代另一位英国人安德鲁·贝尔（Andrew Bell）也实践了导生制，两人推行的方法合称为“贝尔—兰卡斯特制”（Bell-Lancaster system）。^③虽然国内外文献对导生制已有大量研究，以上若干概念的关系有时却模糊不清。有学者清晰地吧兰卡斯特制界定为导生制的样态之一，即“由兰卡斯特开发的版本”^④，也有学者认为导生教学仅是兰卡斯特制的一部分^⑤，另有文献认为导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3年度教育学一般项目“欧陆和英语世界主要国家教育学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比较研究”（BOA230226）。

作者简介：苏福茵，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杭州 310058）；赵康，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58）。

① [美] 布鲁巴克著，单中惠、王强译：《教育问题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26页。

② 赵康、汪静洁：《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前驱兰卡斯特学校研究》，《教育史研究》2021年第3期。

③ 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教育大辞典》第11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165页。

④ Rowntree D. A dictionary of education. London: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1, p.149.

⑤ 例如，Kaestle C F (ed.). Joseph Lancaster and the Monitorial School Movement: a documentary histor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73, p.4；钱晓菲、张斌贤：《现代教育空间组织化的开端：兰卡斯特制的校舍设计》，《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1年第2期。

制是兰卡斯特制或：贝尔—兰卡斯特制的别称甚至同义词^①。本文主张明确区分作为一般概念的导生制与作为其特殊形式的兰卡斯特制。本文通过探讨曾在美国波士顿出现的“去兰卡斯特”的导生制，以揭示导生制在历史上的复杂发展面相。

兰卡斯特学说在19世纪初被引进美国的纽约、费城等城市后风靡一时，被视为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先驱。^②导生制在美国不同城市的推行情况各不相同，而波士顿的导生制实践兼具典型性与特殊性：一方面，波士顿的相关案例呈现了外来教育学说在本土环境下产生的变异^③，反映了跨国教育传播的典型情况；另一方面，有别于纽约等地，波士顿有源远流长的公共办学传统，兰卡斯特及其学说在当地并不很受欢迎^④。由此可见，当地导生制的推行背景和情况相对其他地方有特殊性。美国学者雷切尔·雷梅尔（Rachel Remmel）和亚当·拉茨（Adam Laats）分别研究过19世纪前期波士顿导生制实践历程。他们详细考察了导生制在波士顿引进发展的历史过程，却尚未充分辨析它与兰卡斯特制之间的差异。^⑤国内虽已有关于导生制地域变异的微观研究^⑥，但数量稀少。综上所述，本文选择波士顿的导生制实践历程作为考察对象，从“去兰卡斯特”的角度，重新审视波士顿的导生制实践，着重揭示其与兰卡斯特制的脱钩和差异，进一步厘清导生制这一概念，冲破前见局限。

一、踏出疏远兰卡斯特的第一步（1818—1822年）

在19世纪初的波士顿，随着产业发展、人口增长，社会问题逐渐浮现，人们越发关注贫困儿童失学问题，意识到要向弱势阶层提供教育服务^⑦，导生制的传入正好回应了这一社会需求。导生制在引入波士顿之初，仅被视作满足贫儿教育需求的权宜之策。对此时的波士顿社会而言，导生制是舶来品，连名字都被冠以“兰卡斯特”的英国人姓氏。兰卡斯特的学说在当地未得到广泛认可，也难以被确立为导生制的“正统”。与此同时，没有兰卡斯特学说指导的导生制的实验在波士顿本地成效良好。此消彼长下，当地逐渐出现“去兰卡斯特”导生制，导生制的支持者开始淡化兰卡斯特及其学说的影响。

（一）从援引外援过渡到自主办学成功

1818年5月，波士顿地方政府接到一份请愿书，信中关切失学儿童问题，提议开办免费学

① 例如，Good C V (ed.). Dictionary of education. 2. New York, Toronto, London :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59, p.351；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教育大辞典》第11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

② 赵康、汪静洁：《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先驱兰卡斯特学校研究》，《教育史研究》2021年第3期。

③ Komline D. The Common School Awakening: Religion and the Transatlantic Roots of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94.

④⑥ 钱晓菲、张斌贤：《现代学校空间的跨国生产——以兰卡斯特制在美国的传播为例》，《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3年第4期。

⑤ 雷梅尔认为兰卡斯特制是导生制的别称，拉茨则以兰卡斯特制指代波士顿的导生制实践，把波士顿导生制看作兰卡斯特制的特例。参见：Remmel R.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chool building: Boston public school architecture, 1800-1860.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6, p.28, 42；Laats A. Mr. Lancaster's System: The Failed Reform That Created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24, p.46, 94, 139, 154, 169。

⑦ Schultz S K. The Culture Factory: Boston public schools, 1789-18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24-25.

校, 提出“或许可以采用廉价的兰卡斯特制”。^①自此, 导生制以“兰卡斯特制”的名号, 带着救济贫儿的初衷, 作为一种廉价的权宜之计, 走进波士顿社会的视野。1818年7月, 波士顿小学委员会 (Boston Primary School Committee) 决定允许各学区运用资金建立“兰卡斯特式方案的学校”。^②这些文件都用了兰卡斯特的名义来指称这种办学方案, 由此可知, 导生制起初以舶来品的形态传入波士顿, 当时仍然被视为兰卡斯特的发明品, 与兰卡斯特制绑定为一体, 至此还谈不上出现“去兰卡斯特”的变异。

考察导生制在波士顿的早期落实情况^③可以发现, 它最初仅是无奈采用的外来实验品。1821年, 波士顿地方学校管理机构有意对180个失学儿童进行一年的教育实验, 但囿于经费, 无法套用当地惯常的学校模式, 因而选择了流行于纽约和费城且据说成效甚好的导生制。当时在波士顿难觅合适师资, 有关当局便聘请了特威德·戴尔 (Tweed Dale) 操持此事, 他在奥尔巴尼经营的导生制学校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成绩。^④可见, 此时导生制是需要外援协助落实的陌生事物。数星期后, 戴尔因故被召回奥尔巴尼。为避免导生制实验半途而废, 此前无多少教学经验的威廉·福尔 (William Fowle) 临危受命接管学校。两年后, 学校办学颇为成功, 备受好评, 所有学生转学到了文法学校。^⑤这意味着导生制在波士顿的推行初见成效, 为其后续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 兰卡斯特及其学说在波士顿的失败

导生制在波士顿初获成果, 兰卡斯特的权威在当地却站不稳。1819年, 兰卡斯特周游美国发表演说, 波士顿是他访美行程中的一站。^⑥然而, 兰卡斯特在波士顿的演讲效果欠佳, 未获得民众认可: 他在演讲中强调导生制可以节省经费, 但是波士顿社会本就对导生制的“廉价”形象有所担忧, 这种负面形象被他进一步强化。^⑦福尔后来曾多次在其论著中对兰卡斯特进行指责或嘲讽, 时隔数十年后批评兰卡斯特“把新英格兰当成旧英格兰来谈论”, 形容“他 (兰卡斯特) 对我们的需要所知甚少”。^⑧福尔认为, 波士顿民众一开始不反对使用导生制,

^{①②} Wightman J M. Annals of the Boston Primary School Committee, from its first establishment in 1818, to its dissolution in 1855. Boston: G. C. Rand & Avery, city printers, 1860, pp.30-31, p.38.

^③ 有学者指出, 一份介绍1811年情况的英国报告提到波士顿设有导生制学校, 为波士顿在19世纪20年代前可能存在导生制学校的唯一证据, 但是此“学校”的真实性存疑。多位波士顿导生制推行者的著作都只字未提此“学校”。已有学者发现在1815年才首次有新英格兰报章提到兰卡斯特制学校。本文认为, 此“学校”可能仅是误传, 且即使存在, 其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参见 Eggertsen C A. The Monitorial System of Instr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39, pp.302-303; Butler V M. Education as Revealed by New England Newspapers Prior to 1850. Temple University, 1935. Reprint edition by Arno Press, Inc., 1969, p.328。

^④ Fowle W B (ed.). The grading of schools: No IV. The Common School Journal, 1850, 12(16), pp.242-243.

^{⑤⑧} Fowle W B. The Teacher's Institute, or, Familiar Hints to Young Teachers. New York: A. S. Barnes & Co., 1866, pp.190-191, p.188.

^⑥ Butler V M. Education as Revealed by New England Newspapers Prior to 1850. Temple University, 1935. Reprint edition by Arno Press, Inc., 1969, pp.330-331.

^⑦ 钱晓菲、张斌贤:《现代学校空间的跨国生产——以兰卡斯特制在美国的传播为例》,《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3年第4期; Rimmel R R.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chool building: Boston public school architecture, 1800-1860.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6, pp.43-44。

但兰卡斯特对波士顿心存偏见,导致民众不愿意接受兰卡斯特学说中的有用观点。^①可见,兰卡斯特激化了英格兰与波士顿的地域隔阂,导致有着浓厚英格兰特色的兰卡斯特制难以融入波士顿,为“去兰卡斯特”导生制埋下伏笔。

波士顿社会既对兰卡斯特学说感到不安,又质疑兰卡斯特的独创性,认为其看似创新的教育理念实际上早已有之。当地有报刊评论指出,兰卡斯特制中的一些元素早就流行于波士顿,“它们无论在英格兰可能多么新奇,却已经是我们的久远潮流”。^②更有评论形容导生制被“自吹自擂地称为兰卡斯特制”,质疑兰卡斯特并非真正发明者。^③福尔虽然初期承认“交互教学”(mutual instruction,即导生制)起源于兰卡斯特和贝尔^④,但时隔数十年后也质疑导生理念的独创性,认为不仅波士顿早就有教师使用导生作为教学助手,而且新英格兰早已流行“以儿童作为教师的助手”的方法,因而导生制并非新鲜事物。^⑤这些观点试图从“兰卡斯特制”名号下将导生制抽离出来,弱化兰卡斯特发明者的身份,试图让导生制摆脱其权威,在不反对导生制(或至少不反对使用导生)的同时拒绝了兰卡斯特制。

兰卡斯特向波士顿民众发表多场演讲后,同年还试图在当地办学。^⑥根据某宣传单的文本推断^⑦,兰卡斯特称自己想开办的学校“没有任何慈善或免费学校的特征”,为此每个学生要交学费或由他人代付。^⑧此办学构想的后继情况不得而知^⑨,却能印证兰卡斯特制的历史渊源与波士顿教育传统格格不入:兰卡斯特为人自恋,自命为贫苦人之友^⑩,来到波士顿后却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理念,弱化其学说的慈善初衷,不愿外界认为他在波士顿只开办具有“慈善或免费学校的特征”的学校。也就是说,连兰卡斯特本人都被迫消减个人特色,尝试推出“去兰卡斯特”版本的导生制。但即使兰卡斯特试图妥协,他仍然不得民心。半月后,

①⑤ Fowle W B (ed.). The grading of schools. No. X. The Common School Journal, 1850, 12(22), pp.337-339, p.337-339.

② Butler V M. Education as Revealed by New England Newspapers Prior to 1850. Temple University, 1935. Reprint edition by Arno Press, Inc., 1969, pp.330-331.

③ Joseph Lancaster's lectures. New-England Galaxy & Masonic Magazine, 1819,07-23, pp.162-163.

④ Fowle W B. "Instructor's report to the trustees.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826, 1(3) p.160.

⑥ Lancasterian school. New-England Galaxy & Masonic Magazine, 1819-10-08, 2(104), p.207.

⑦ 这份传单没有标注作者和日期,使用第三人称撰写,宣称是兰卡斯特的办学方案。本文认为其写作时间在1819年10月8日以前,作者可能是兰卡斯特或其代言人,因为《新英格兰银河与共济杂志》(New-England Galaxy & Masonic Magazine)在1819年10月8日刊登了关于兰卡斯特办学方案的评论,引述该传单原文,可作相互印证。多部兰卡斯特论著以第三人称指代自己,该传单可能沿袭了其一贯风格。学者拉茨也采信此份史料,更指出兰卡斯特曾向波士顿学校委员会提出建议,参见 Laats A. Mr. Lancaster's System: The Failed Reform That Created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24, p.165, 235。

⑧ Proposals for Lancasterian Schools in Boston. n.d.. Broadside from the General Catalog of the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Worcester, Massachusetts. (Credit: Courtesy,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⑨ 本文主张兰卡斯特在波士顿办学的构想很可能不了了之,从未落实。兰卡斯特在1838年去世,福尔在1850年的一系列文章和1846年演讲中回顾了导生制在波士顿推行的成败,却没有提及兰卡斯特曾在波士顿办学。考虑到福尔对兰卡斯特强烈不满,如果后者曾经办学,福尔理应会评价。而且,兰卡斯特自传《约瑟夫·兰卡斯特生平大事与活动的概要》对他在波士顿的经历避而不谈,侧面反映他很可能不曾在当地成功办学。

⑩ Laats A. Mr. Lancaster's System: The Failed Reform That Created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1-2, p.7.

当地杂志刊出讽刺他的“颂歌”，揶揄称“慈善的乔（Joe，指兰卡斯特），你教得太快了”。^①可见，兰卡斯特的初衷和言行难以被容纳于波士顿。如果要在当地推行导生制，“去兰卡斯特”是合理的选择。

1822年，波士顿学校委员会（Boston School Committee）赞许福尔办学初具成效，但认为该校教室容纳学生人数较少、空间不足，难以完整地试验导生制，因此请求建造一座用作推行导生制的校舍。不过，这种做法被区内民众质疑为廉价和次等，最终地方议会拒绝拨款。^②由此可见，学校委员会把能够应用于大规模教学看作完整导生制必不可少的元素，而部分民众认为导生制是一种廉价品。这两种对导生制的理解都相当接近兰卡斯特制的原意，即把导生制视为高效普及贫儿教育的权宜之计。但福尔的想法截然不同，他直接质疑兰卡斯特的贫儿教育初衷，认为这一原初构想是导生制受到反对的原因。福尔指出，导生制起初仅以教育贫民为目标，因此“尤其在兰卡斯特教授它时”面临偏见。^③由此可知，福尔的导生制理念和兰卡斯特的构想存在差异，他不像兰卡斯特制那样以廉价救济、教化贫民为愿景。

二、偏离兰卡斯特学说的蓬勃发展（1823—1829年）

福尔实验成功后，波士顿出现一些办学条件优良的私立导生制学校，办学者没有沿袭兰卡斯特的廉价慈善救济的初衷。这些私立学校不使用“兰卡斯特制”的名号，不拘泥于兰卡斯特对导生的理解，也不受兰卡斯特本人的掌控。可以说，波士顿已经出现了“去兰卡斯特”的导生制。

（一）淡化兰卡斯特理念的实践

当时，波士顿的公立学校管理不善，有经济能力的家长通常送孩子到私立学校^④，而且女子入学机会受限，高中通常不收女生^⑤。在此背景下，福尔的导生制实验虽以失学儿童为对象，但引起了较高阶层家长的兴趣。就在福尔第一次推行导生制时，波士顿学校委员会的一些成员目睹这场教育实验从开始到成功，希望为自己的孩子也开办一所导生制私立学校。他们出资支持办学，打造出当时看来硬件设施完善的校园，还送来一批优秀的学生。^⑥这所学校在1823年成立，专收女生，被称为“女子导生制学校”（Female Monitorial School），由福尔执教。^⑦有学者认为该校是“兰卡斯特制学校”，因为福尔对导生教学方法、对学校日常运作给出巨细无遗的精确指示，如此着重细节正是兰卡斯特制的传统。^⑧但事实上，该校的办学明显

① Joseph Lancaster - No. VIII. New-England Galaxy & Masonic Magazine, 1819-10-22, p.7.

② Remmel R R.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chool building: Boston public school architecture, 1800-1860.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6, pp.72-76.

③ Fowle W B. The Teacher's Institute, or, Familiar Hints to Young Teachers. New York: A. S. Barnes & Co., 1866, p.194.

④ Fowle W B. Prospectus of a new school for young ladies: Embracing the modern improvements of the British and Swiss systems. 1823, p.5.

⑤ Kermes S. "To make them fit wives for well educated men"? 19th-century education of Boston girls. Boston Historical Society, 2004, p.1.

⑥ Fowle W B (ed.). The grading of schools. No V. The Common School Journal, 1850, 12(17), pp.257-260.

⑦ Wagner L. Peer Teaching: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2, p.170.

⑧ Laats A. Mr. Lancaster's System: The Failed Reform That Created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45-46.

偏离了兰卡斯特构想的理念和实践。兰卡斯特以导生对其他学生进行听写提问训练^①；福尔则主张让学生互相解释和交流知识，而非仅仅死记硬背^②。兰卡斯特声称，兰卡斯特制不需要导生行使裁量和判断，因此能妥善运作^③；而在该校，导生会调停师生关系，帮助上下沟通，纠正教师误判，避免教师过度专横^④。在福尔看来，导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和监督下培养其他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⑤除了这些差异，福尔早年曾形容他的办学实践“尝试结合兰卡斯特和裴斯泰洛齐的系统”^⑥，可见他虽然取用了兰卡斯特的部分观点，但有不少创见，其办学理念和实践并非兰卡斯特制的简单复制品，称得上是导生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除了女子导生制学校，波士顿同时期还出现了另一所采用导生制且理念有别于兰卡斯特的学校。1825年，波士顿学校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考虑开办高级程度的女子学校。新委员会建议成立一所采用导生制的高中女校，作为又一场导生制实验，用来研判未来可否推广至所有文法中学。^⑦于是，波士顿同年建立“女子高中”（High School for Girls），由埃比尼泽·贝利（Ebenezer Bailey）任教。^⑧该校规章未提及兰卡斯特或其学说之名，还说该校虽采用导生制，却“没有遵循规定的系统”，表明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规则。^⑨由此可见，女子高中仅使用作为广义教育方法的导生制，无意采纳自成学说体系的兰卡斯特制。1827年，贝利自己办了另一所私立学校，将其命名为“女青年高中”（Young Ladies' High School）。该校办学条件优越，有着优良的师资和基础设施，校舍宽敞舒适、装饰美观。^⑩反观兰卡斯特曾提出的由一位教师用廉价物料教200个女生缝纫的观点^⑪，可见两人在经济考虑上存在天壤之别。

兰卡斯特到处推广兰卡斯特制，廉价办学无疑是卖点和需求。^⑫至于福尔和贝利开办的导生制学校，得益于优厚条件，自然不必太注重压低成本。而且，既然学生家境条件较好，学校不可能把学生当成贫儿对待，势必要与兰卡斯特保持距离，避免把导生制看作廉价救济品。1825年，福尔在向学校管理委员会提交的报告里写道：“家长更急于得到最优质而非最廉价的教育，但兰卡斯特提出要教育穷苦人，而他（兰卡斯特）本人出身贫寒，这要用尽量低的成本来做。”^⑬由此可见，福尔显然想疏远兰卡斯特的贫儿廉价教育初衷。贝利也认为，波士顿

① 钱晓菲、张斌贤：《现代教育空间组织化的开端：兰卡斯特制的校舍设计》，《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1年第2期。

② Russell W. Manual of Mutual Instruction. Boston: Wait, Greene, and Company, 1826, pp.31-32.

③ Laats A. Mr. Lancaster's System: The Failed Reform That Created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24, p.59.

④ Fowle W B (ed.). The grading of schools. No. III. The Common School Journal, 1850, 12(15), pp.225-231.

⑤ Fowle W B. The Teacher's Institute, or, Familiar Hints to Young Teachers. New York: A. S. Barnes & Co., 1866, p.196.

⑥ Fowle W B. Instructor's report to the trustees.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826, 1(3), pp.161-162.

⑦ Boston High School for Girls.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826, 1(2), pp.96-105.

⑧⑩ Barnard H(ed.). Sketch of the Life and Educational Labors of Ebenezer Bailey. 1861, p.15, pp.15-16.

⑨ Regulations of the High School for Girls, Boston: with a catalogue of the scholars. Boston: T. B. Wait & Son, 1827, pp.3-11.

⑪ Lancaster J. The Lancasterian system of education, with improvements. Baltimore: Wm. Ogden Niles, printer, 1821, Introductory remarks and notice, p.16.

⑫ 兰卡斯特及其支持者“对越来越便宜的学校许下越来越大的承诺”，参见 Laats A. Mr. Lancaster's System: The Failed Reform That Created America's Public Schoo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24, p.55.

⑬ Fowle W B. Instructor's report to the trustees.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826, 1(3), pp.161.

民众想要优质而非便宜的教育，不会埋怨教育开支过高。^①可见，福尔和贝利的导生制在根本目的上与兰卡斯特制有所不同，这一点在学校规模的差异上更得以体现：福尔的女子导生制学校章程规定，常规学生人数不超过100，可额外免费招收10个家贫女生^②；反观兰卡斯特，他曾形容100人左右的学校是“小的学校”^③，这显示他预想更大的导生教学规模。综上所述，福尔和贝利推行的导生制无论在话语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别于兰卡斯特制。

导生制概念涵盖不同表现形式，不存在唯一的定位，因此波士顿既有福尔和贝利开办的导生制学校，也有人沿用兰卡斯特制或纽约导生制的理念，视导生制为廉价、高效的办学机器。1828年，波士顿市长纳西亚·昆西（Josiah Quincy III）以职务名义发表报告，赞扬纽约的导生制可进行大规模教学、节省教师人手。他出于经济和效率考虑，建议在所有公立文法和写作学校（grammar and writing school）推行导生制，主张每位教师教授200个学生。^④贝利对昆西的观点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质问他为何要“把它们（波士顿的学校）变得像纽约的导生制学校”^⑤。后来在昆西的意见下，波士顿继续开展导生制实验。^⑥从此事可见，导生制在波士顿以截然不同的形象同时存在，一方面为经济和效率挂帅的市长所倡导，另一方面被应用于办学条件优越的私立学校。这反映导生制概念有多元的解读和实践，兰卡斯特制仅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二）去除兰卡斯特名号的话语

既然兰卡斯特的权威在波士顿被淡化，人们就自然不必用他的姓氏来指代这种教育方法。福尔和贝利通常称其为“导生制”或“交互教学”，而他们建立的学校也不冠以“兰卡斯特制”的名义。虽然福尔的早期著作声称要拥抱“英国制”（British system）的进步^⑦，也曾宣称其办学实践结合了兰卡斯特和裴斯泰洛齐的特点^⑧，但他对兰卡斯特及其学说也不乏批评。1826年，福尔的支持者威廉姆·拉塞尔（William Russell）在波士顿出版了介绍导生制的论著，书名为《交互教学手册》（*Manual of Mutual Instruction*），内文主要使用“导生制”或“交互教学”的表述，极少出现“兰卡斯特制”的称呼。^⑨连办学理念更偏向兰卡斯特初衷的市长昆西亦然，他倡导导生制的报告用“导生制”而非“兰卡斯特制”之名。这种话语转变既发生在论著中，也发生在行政文本中。例如，波士顿小学委员会初期尝试引入导生制时，在会议记录里使用“兰卡斯特制”这一术语，后来该委员会把导生制推行到更多小学时则称其

①⑤ Bailey E. Review of the Mayor's 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schools, so far as it relates to the High school for Girls. Boston: Press of Isaac R. Butts & Co., 1828, p.5, p6.

②⑦ Fowle W B. Prospectus of a new school for young ladies: Embracing the modern improvements of the British and Swiss systems. 1823, p.31, pp.8-14.

③Lancaster J. The British system of education, being a complete epitome of the improvements and inventions practised at the Royal Free Schools, Borough-Road, Southwark. London: Longman and Co., 1810, p.44.

④ Quincy J. Report of a sub-committee of the School Committee recommending various improvements in the system of instruction in the grammar and writing schools of this city. Boston : Press of Nathan Hale - City Printer, 1828, pp.5-30.

⑥Schultz S K. The Culture Factory: Boston public schools, 1789-18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266-267

⑧ Fowle W B. Instructor's report to the trustees.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826, 1(3), pp.161-162.

⑨ Russell W. Manual of Mutual Instruction. Boston: Wait, Greene, and Company, 1826.

为“导生制”。^①可见，波士顿导生制在名称上已逐渐同兰卡斯特本人脱钩。

伴随话语脱钩而来的是定义的泛化。“导生制”从构词来看本就是宽泛的名词^②，可以泛指教师安排学生教授其他学生的方案，也可泛指学生分担教师工作的措施。正如福尔在趣味读物中写道：“它（女子导生制学校）被称为‘导生制的’（monitorial），因为协助教师的较年长学生被称为导生（monitors）。”^③可见导生制能被简单定义为“采用导生的方法”。这解释了为什么福尔试图通过新英格兰早已流行“以儿童作为教师的助手”^④作为理由，来论证兰卡斯特不是导生制发明者。在如此广义理解下，兰卡斯特制仅是导生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并非导生制的全部。

1828年，市长昆西以学校委员会分委员会的名义建议推广导生制后，一篇评论文章认为，1825年建立的女子高中并非导生制学校，因为该校不够信任导生，教学本质上仍由教师负责，并说“从有限意义上，每一所学校都是导生制的”，质疑该校能否作为导生制成功的例证，从而对进一步推广导生制持保留意见。^⑤由此可见“导生制”一词可作多种解读，既被贝利在广义下使用，有时候则被狭义地理解，以此名称可以开展的教学活动呈现着不同面貌。贝利和昆西两人主张的导生制理念不尽相同，乃至贝利一人的成功不足以打消外界对昆西所倡导的导生制的顾虑，这体现了导生制概念在兰卡斯特一家之言以外的复杂性、多样性。

（三）兰卡斯特控制之外的教师训练功能

兰卡斯特对于教师训练的态度经历过颇大转折。理论上，由于兰卡斯特制把教学流程规范化、模板化、公式化，教师只要严格遵循兰卡斯特制的程序就足以胜任教学，不需要除了这套教学法以外的专业知识，正因如此，美国人一度寄望兰卡斯特制能够使学校免于师资恶劣之祸。^⑥但是，兰卡斯特后来意识到可以通过垄断教师培训来牟利，有意亲自包揽。^⑦

波士顿导生制的推行者既然已经在名义上与兰卡斯特保持距离，就不可能服从他对教师训练的控制。另外，波士顿当时面临教师缺乏训练和人手不足的难题^⑧，导生制的推行者自然试图在教师训练上有所建树。福尔和贝利都认为，导生制本身有教师培训的功能，学生通过参与导生制教学便能培养教学能力，为未来成为教师作准备。福尔明确表示“运作良好的导生制学校就是世上最好的师范学校”和“每个在导生制学校受教育的学生都成为教师”，认为导生制能发掘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潜能和兴趣，并提供实践机会。据他说，他有很多学生除

① Wightman J M. Annals of the Boston Primary School Committee, from its first establishment in 1818, to its dissolution in 1855. Boston: G. C. Rand & Avery, city printers, 1860, pp.30-116.

② 在导生制的英语名称 monitorial system 中，定语 monitorial 是指与学校导生（monitor）有关的，或由其执行的。1828年版《韦氏词典》对 monitor 在学校语境的定义是“一个获授权在教员不在场时照看学生，或观察学生无过错，或教授班级一部分的人”，界定相当宽泛。

③ Fowle W B. Familiar dialogues and popular discussions, for exhibition in schools and academies of either sex, and for the amusement of social parties. Boston: Tappan and Dennet, 1841, p.11.

④ Fowle W B (ed.). The grading of schools. No. X. The Common School Journal, 1850, 12(22), pp.337-339.

⑤ Monitorial instruction. The Teacher's Guide and Parent's Assistant. 1828, (2), pp.25-29.

⑥⑦ Laats A. Mr. Lancaster's System: The Failed Reform That Created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58-60, p.97.

⑧ Schultz S K. The Culture Factory: Boston public schools, 1789-18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76.

担任导生外未接受相关培训，却能在优秀的学校里任教。^①至于贝利的女子高中，早在其成立之初，教育官员就将培养教师视作该校的目标，希望采用导生制能让学生习得教学技巧，为成为小学教师作准备。^②贝利经常建议即将毕业的学生以短期任教作为求学阶段的尾声，而毕业生也受教师岗位欢迎。^③他任用一些女青年为“助理学生”（assistant pupil），她们有志从教，担任助理可为日后工作积累经验。^④由此可见，导生制在波士顿一度被寄予承担教师训练功能的希望，而兰卡斯特本人的意愿不见得对此有影响力。

三、彻底变形后的推广、存续到没落（1830年以后）

长期以来，波士顿的文法学校存在管理难题，即教师的受薪助手由学校任命，而且学校任命的助手拥有与教师相当的权力。改革者试图利用导生制来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由教师亲自选择助手，而且通常从原校毕业生中挑选，这样任命的助手在来源和职权上趋近导生。1830年，波士顿学校委员会在文法学校推行这种改革，两年后改革措施被废止。^⑤可这不代表导生制在波士顿的失败或终结；事实上，此后波士顿仍有个别导生制学校在继续运作，办学也颇为成功。到19世纪60年代，当地仍存在导生从事教学辅助工作的记载。但随着教师职业的专业化，导生制逐渐不合时宜，可能自然淡出。以上种种变革并非源自兰卡斯特本人及其学说，而是与波士顿本地的教育形势变化相适应。

（一）导生制与波士顿助理教员问题的嫁接

美国早期有些学校设有助理教员（usher），作为教师（master）的副手。^⑥早在17世纪，波士顿的文法学校和写作学校就有聘用助理教员的做法，学校设置了教师和助理教员两种岗位，两者通常都由地方财政支付薪酬，其中助理教员薪资较低。^⑦19世纪20年代，导生制似乎让波士顿教育界看到了改革助理教员制度的出路。1827年，博伊尔斯顿学校（Boylston School）文法部试行导生制实验，不设助理教员，仅由校长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x）一人在学生的协助下负责教学和管理。^⑧市长昆西在1828年报告里就援引了福克斯办学的成功案例，认为导生制能够省去助理教员岗位，以节约薪酬开支。^⑨事实上，这与兰卡斯特的原初构想颇为接近：兰卡斯特认为聘用助理教员导致教育开支庞大，因为这群人是教师的受薪助

① Fowle W B. The Teacher's Institute, Or, Familiar Hints to Young Teachers. New York: A. S. Barnes & Co., 1866, pp.204-205.

② Boston High School for Girls.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826, 1(2), pp.96-105.

③ Barnard H (ed.). Sketch of the Life and Educational Labors of Ebenezer Bailey. 1861, p.17.

④ Young Ladies' Seminaries. Ladies' Magazine, 1829, 2(4), 191-194.

⑤ Remmel R R.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chool building: Boston public school architecture, 1800-1860.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6, p.102.

⑥ Good C V(ed.). Dictionary of education. 2. New York, Toronto, 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59, p.591.

⑦ Seybolt R F. The public schools of colonial Boston, 1635-177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Reprint edition by Arno Press & The New York Times, 1969, pp.12-27, 79-83, p.43.

⑧ Fowle W B (ed.). The grading of schools. No. VI. The Common School Journal, 1850, 12(18), pp.273-276.

⑨ Quincy J. Report of a sub-committee of the School Committee recommending various improvements in the system of instruction in the grammar and writing schools of this city. Boston: Press of Nathan Hale -City Printer, 1828, p.26.

手,学校需要向他们支付报酬,反观兰卡斯特制的导生既辅助教学,又属于无薪的学生身份,因此可以节省经费。^①

但是,波士顿教育界对助理教员制度的忧虑并不限于经费开支。当时,教师不能选择与自己共事的助理教员,对助理教员人选不能过问甚至不一定知情。教师负责整体教学过程,却难以对助理教员行使权力,两者虽在同一所学校但可能各自为政。^②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者试图确立一个受教师控制的副手角色。1830年,以莱缪尔·肖(Lemuel Shaw)为代表的学校委员会分委员会发表报告,检讨助理教员制度的前述弊病,建议改设被教师任命、对教师负责的助手(assistant)岗位。年轻的助手通常由原校毕业生担任,一方面继续学习,另一方面从事有偿教学工作,领取相对较低的薪资。此外,该报告明确允许教师自行决定是否和如何运用导生制方法,可以把任何学生任用为导生。^③改革措施在波士顿的七所学校推行。有学者形容此方案是“伪导生制”(pseudo-monitorial system)——这种师生关系结构与导生制似有共同点,却偏离了导生制由在校学生无偿担任导生的原则。^④

导生与受薪教师之间的界限模糊化不仅发生在波士顿,也见于美国其他城市,但其背后的形成逻辑不一。例如,在纽约和费城,由于难以挽留导生开展无偿教学活动,导生制学校陷入混乱甚至濒临崩溃,于是改为有偿聘请导生以挽救局面。^⑤换言之,纽约和费城的有偿导生现象是导生制失败所致。至于波士顿,有文献形容改革者“把导生制看成一套可以应用于波士顿既有学校的实用工具”^⑥,试图从中寻求解决固有教育问题的方法和技术。由此可见,波士顿从导生制中受到启发而聘用有偿导生。这些案例告诉我们,美国各地的导生制在实施过程中纵然可能出现相似的现象,但是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千差万别。

(二) 导生制在1830年改革后的存续与淡出

1830年改革的推行情况并不理想。根据福尔回忆说,学校有偿雇用的导生出现能力不足或缺乏服从的问题,改革整体上是失败的。^⑦1832年5月,波士顿学校委员会要求分管各文法学校的分委员会检视“聘用小伙子作为助理教师”的成效。同年8月,学校委员会投票决定废除助手制度,认为改革效果不甚理想。^⑧这场导生制的推广就此告终。

^① Lancaster J. The British system of education, being a complete epitome of the improvements and inventions practised at the Royal Free Schools, Borough-Road, Southwark. London: Longman and Co., 1810, p.39.

^{②③} Shaw L. Report. Boston: School Committee, 1830, pp.2-10, pp.11-12 (Credit: Boston Public Library, MS.BOS.SC.2.1 School Committee 1831).

^④ 上述“伪导生制”观点由学者雷梅提出。本文认同此观点,因此把1830年改革视为广义导生制的一部分,纳入本文讨论范围。参见 Rimmel R. R.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chool building: Boston public school architecture, 1800-1860.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6, p.102, pp.112-114.

^⑤ Laats A. Mr. Lancaster's System: The Failed Reform That Created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83-85, 159-160.

^⑥ Rimmel R. R.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chool building: Boston public school architecture, 1800-186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6, pp.102-103.

^⑦ Fowle W B (ed.). The grading of schools. No. VI. The Common School Journal, 1850, 12(18), pp.273-276.

^⑧ Records of the School Committee of Boston. Volume 2, 1815-1836, pp.342-348.

福尔认为这场改革本就“不能称为导生制”，因此改革失败不意味导生制的失败。^①诚如他所言，改革失败不代表导生制在波士顿已终结。恰恰在1830年，他的兄弟乔治·福尔（George Fowle）在波士顿开办“男子导生制学校”（Boys' Monitorial School），陆续有人入学。1841年，肖的儿子入读该校。^②肖是1830年改革提案的代表，多年后其子接受导生制教育，可见当时改革虽然失败，但是导生制在波士顿并未遭到彻底否定。此外，威廉·福尔在1852年又开办了一所私立的导生制学校，办学颇为成功。^③乔治·福尔的导生制学校也一直存续到1867年。由此可见，导生制在波士顿没有随着改革失败而立刻消亡。

最终，波士顿的导生制随着教师专业化潮流的出现而自然没落。19世纪中期，在波士顿所在的马萨诸塞州，社会变革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人们对教师有了更高期望。^④教师职业角色逐渐确立，教师培训事业也开始发展，教学被视为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并非任何人都能胜任。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经验不足的教师尚且不能被接受，更何况导生。

不过广义的导生制到19世纪60年代尚未完全消失。1865年《马萨诸塞州教师》（*The Massachusetts Teacher*）仍刊载了部分教师关于导生制的讨论，从中可见当时的波士顿仍存在导生，但他们可能仅协助维持教学秩序。其中，一名教师批评以导生充当教师的做法是“贬损教师业务”，他认为如果教师不任用导生就无法管理好班级，则无异于宣示自身缺乏工作能力。^⑤可见，教师专业化与导生教学模式是不相容的。不过，教师使用导生的做法仍然延续了一段时间，直到1867年波士顿仍有教师自述任用导生协助检查课堂练习^⑥，但这些例子中导生的作用和地位已大幅弱化，与兰卡斯特制更是相去甚远。

乔治·福尔的男子导生制学校连续三十多年在波士顿报章发布办学信息^⑦，但自从1868年乔治·福尔去世后，该校在报刊上的音信就戛然而止。1886年，《波士顿晚报》（*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的读者来信问答栏目刊载了关于兰卡斯特制的问题，有读者询问此教学法是否曾在波士顿学校普遍采用，如果有的话，为什么现在被废除了。^⑧1898年，波士顿有督学（supervisor）报告提到“‘导生’在很多学校都未知”。^⑨1909年，《波士顿晚报》回顾昔日教育，写道：“对当今世代的我们来说，一所学校有135个学生、只有一名受训教师带领着导

① Fowle W B (ed.). The grading of schools. No. VI. The Common School Journal, 1850, 12(18), pp.273-276.

② Fowle G. A sketch of the Boys' Monitorial School, with a catalogue of the pupils, From its Commencement to the Present Date. Boston: W. W. Clapp, Printer. 1856, p.3, pp.8-15.

③ Nason E. William Bentley Fowle. New-England 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Register, 1869, 23(2), pp.109-117; William Bentley Fowle.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861, (25), pp.597-610.

④ Gould D A. Policy and pedagogues: School reform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ization in Massachusetts, 1840-1920. Brandeis University, 1977, pp.14-16.

⑤ Meeting at the educational room. The Massachusetts Teacher, 1865, 18(3), pp.94-99.

⑥ Practical exercises. The Massachusetts Teacher, 1867, 20(1), pp.28-30.

⑦ 该校到1867年还在报章刊登开学情况，参见 Fowle G. Boys' Monitorial School. Boston Daily Evening Transcript, 1867-08-27, p.1。

⑧ Notes and queries. 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 1886-09-27, p.6.

⑨ Metcalf R C. "Report of Robert C. Metcalf, Supervisor," in Eigh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Public Schools of the City of Boston, March, 1898. Boston: Rockwell and Churchill Press, 1898, p.99.

生教学工作，似乎注定要失败。”^①这些线索从侧面反映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导生制可能已逐渐从波士顿淡出，因不合时宜而成为历史。综观导生制在波士顿空前绝后地大范围推广，到最后逐渐式微的过程，很难说兰卡斯特本人及其学说是影响当地导生制存亡的关键因素。

四、余论

从构词看来，“兰卡斯特制”直接以兰卡斯特的姓氏来命名，理应特指他本人的学说。如要明晰本文所述的导生制实践是否属于兰卡斯特制，关键在于对后者的概念界定，归根结底有两个症结：其一，“兰卡斯特制”是指称其学说的基本内核——导生教学，还是仅能指代完整的兰卡斯特学说体系；其二，在兰卡斯特制潮流下产生的其他导生制方案，是否还能理解为“兰卡斯特制”的一部分。通过考察19世纪波士顿若干导生制实践的“去兰卡斯特”的变异，本文旨在为导生制与兰卡斯特制的概念界定问题提供一个案例，以便明晰两者之间的关系。部分文献把兰卡斯特影响下的不同导生制实践泛称为“兰卡斯特制”，这种归纳方式虽然笼统概括了特定历史时期的跨国教育传播潮流，却忽视导生制复杂多样的具体表现形式，甚至把鲜明反对兰卡斯特主张的教育学说和实践活动都纳入“兰卡斯特制”的名号之下，过度简化了历史上不同版本导生制多元并存的图景。如果简单把兰卡斯特制作为概括导生制的标签，就难以理解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阻碍今人总结历史经验，可能导致今人的认识流于脸谱化、扁平化。

不少学者试图重新发掘导生制的有益做法，以服务我国当下的教育改革。如果在此之前没有深究导生制的内涵，则容易导致对其产生过于片面的理解，局限在浅层次的模仿、移植，难以开展理论层面的深刻思考。例如，导生制既被福尔看作调节师生关系、避免教师专断的方法，也被兰卡斯特等人视作作高效的“教育机器”，如果当代教育工作者不注意上述区别，就难以反思导生制涉及的师生关系问题。相反，如果察觉导生制背后复杂多样的教育实践形式，就能意识到不同导生教学方法背后的不同观念，予以批判改造。正如陶行知在开创“小先生制”时，声明它绝非效仿“英国人老早就干过了”“把一个个独身守知奴变做一群合作守知奴”的兰卡斯特制^②，这种做法才是具有批判性的教育创新。以上讨论仅是围绕导生制的澄清和思考，但如果进一步把眼光转向导生制外，那么当代教育改革话语何尝没有对域外新老名词趋之若鹜的情况呢？为此，本文从导生制出发，上升到对更一般的跨国教育传播现象展开反思。

在跨国教育传播现象当中，原初概念传入另一个地方后虽然保留基本内核，但其愿景、动机、话语、方法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本土变异，以致不再适合冠以原初概念之名。本文尝试提供另一个思考角度，呈现原初概念与本土变异的冲突，以指出跨国教育传播的产物可能与原初概念相抵触。其实，原初概念可能夹杂着来源地社会文化条件的残留物（例如兰卡

^① Tetlow J. Rise of Girls' Education: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Movement in Boston. 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 1909-01-26, p.16.

^② 陶行知：《怎样指导小先生》，胡晓风、金成林、张行可等编：《陶行知教育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66—467页。

特制掺杂 18 世纪末英国贫儿教育需求), 这种成分自然会在本土变异过程中得到淡化。这启示当代教育改革者要对舶来品的社会文化背景保持敏感, 辨析外来教育学说暗含的地域、阶层属性, 既不应该忽视外来事物自身的地域、阶层属性, 将之盲目地视作教育改革的金科玉律, 也不能仅因为上述属性不相容, 就全盘否定外来事物。同时代的跨国教育传播尚且如此, 更遑论跨时代的借鉴了。今人重新利用过去的外来教育学说时, 更应注重考察它们赖以建构的历史语境, 分离出可能造成“水土不服”的社会文化因素。改革者尤其要注意外来教育学说在历史上的复杂面相, 避免把其中一种表现形式作为“样板”。只有通过社会文化批判, 教育创新才能在跨国交流中坚守本国气派。

(责任编辑: 汤浩泽)

The Rise and Fall of “De-Lancasterian” Monitorial System in Boston: Also on the Local Variation of Transnational Concept

Su Fuyin, Zhao Kang

Abstract: As a special form of the monitorial system, the Lancasterian system was spread from Britain to Americ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Under this background, monitorial system entered Boston, initially as a foreign experiment for tentative use. However, due to the unpopularity of Lancaster himself and his theory in Boston, the local monitorial advocates developed some monitorial system practice to dilute Lancasterian ideas, reflecting the complexity and plurality of the concept of monitorial system. Thes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ere called “monitorial system” but deviated from his theory. Finally, with the trend of teacher professionalization, monitorial system faded away in Boston. Distinguishing monitorial system and Lancasterian system can inspire contemporary educators to have the sensitivity to histor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while using foreign educational theory.

Key words: monitorial system; Lancasterian system; educ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Britain and America; transnational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